

作品分享—散文

「天黑黑，欲落雨，阿公仔舉鋤頭欲掘芋，掘啊掘，掘啊掘，掘著一尾旋鰓鼓，咿呀嘿啾真正趣味……。」母親唱著歌、牽著阿信的手，對著阿信滿臉笑意，那是阿信有記憶以來，第一次牽母親的手，也是第一次母親對她笑，以前母親都只對三個哥哥笑。阿信心想「阿母猶是愛我的，阿母的酒窟仔生做真好看」兩人走到一棟房子前面停下腳步，屋子裡面一個生做猴猴樣的婦人走了出來，眼光從阿信的腳一路向上看了一遍，婦人試著露出禮貌的微笑，來緩和尷尬的氣氛。母親放開阿信的手，小小的手，卻長滿了厚繭，想來是務農的關係。母親試著將她推到婦人面前，阿信握緊了拳頭，堅持住不讓自己移動，四根纖細的手指在紅潤的掌心留下了印記，母親只好在此將她放著不管。

「我無愛去，阿母。」阿信拉著母親的腳不放。

故事發生在民國三十幾年的宜蘭，其舊稱為蛤仔難。那是一個孩子們穿著麵粉袋製成的內褲，上半身打著赤膊在田間嬉戲的年代。此時鄉下不時傳來童養媳的悲歌。

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從三合院中傳來新生兒的啼哭。可惜剛生產完的婦女一瞧是一個查某，便將孩子放到床縫中，不理會她。阿爸回來之後，即將孩子抱起，取名為「阿信」她正是我的阿嬤。

阿信雖然沒有福份上學，但是能住在自己的家、吃著母親隨意煮的飯，她倒也知足，便心懷感恩的在雨神眷顧的平原逐漸長大，直到十歲，她日子下了雨，譬若「一粒雨擲死一個人」像雞蛋大小的雨滴，重重打在阿信肩膀上。阿爸是愛她的沒錯，只是他更愛的是酒，以致於喝到假酒而永遠離開女兒的身邊。那年阿信十二歲。

Rosy

〈蛤仔難的阿信——獻給我的阿嬤〉

蒹葭

國立屏東大學中文系

中華民國 112 年

第貳拾參期

出品人：黃文車

總編輯：羅翊慈

編輯群：美宣股

出版單位：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查某囡仔攏是了未呀仔，我莫把你賣到暗間仔就袂糶！」母親竟抬起腳朝阿信腹部一踢，阿信痛得鬆開了手，跌坐在地上的泥坑裡，她的褲子、衣服、心都沾了泥水。天空終究還是落雨了，分不清是雨水還是淚水，使母親的身影在阿信眼裡變得模糊了。

「你係來享受的嗎？睏到今嚟！」生做猴孫樣的婦人，也就是阿信未來的婆婆，一邊說一邊扯掉阿信的被單，阿信一醒來連忙跪下認錯，經過棍仔的處罰，阿信才會得通呷一口飯，而阿信每餐都是等大家吃飽、飯菜涼掉之後，才能動筷子，她時常是靠喝冷湯來填飽肚子的。

宜蘭太常下雨了，柏油路上濕濕黏黏，連帶讓錢也跟著黏黏糊糊。阿信一見路上有幾塊銅錢，顧不得那麼多，馬上將這圓圓的小東西收進口袋，心滿意足的返回田裡務農去了。當她集滿三個銅板，就能搭公車回到那個容不下她的地方，聽母親講「了未呀仔，你轉來做啥？」然後再回到別人家做個局外人。風夾帶雨水與泥土的氣息，拂過阿信紅潤的臉頰、擾動她額頭上的瀏海，底下幾顆青春的種子露了出來。

太陽照得在田裡插秧的阿信滿臉通紅、滿身大汗，一名年約十五歲的男孩和他的弟弟在田埂上奔跑、把玩竹蜻蜓，玩著玩著竹蜻蜓卻意外砸到阿信的腦袋瓜，然後掉進田裡，男孩表情顯得不好意思，和面無表情的阿信對視了幾秒，遠處便傳來男孩母親的聲音「外口日頭遐爾大，你毋通佇遐曝日，緊人來」阿信很是羨慕，卻不能表現出來，不然又是一頓棍仔。過了幾天，男孩拿著一個新的竹蜻蜓沿著上次的田埂路，向阿信走來。

「拍謝，頂擺阮竹田嬰打到妳。」

「無要緊。」

「這個竹田嬰準做賠禮。」

「你放在那就好。」

「好。」

男孩放下竹蜻蜓便走了，看起來是離開，實際上他走進了阿信的心。以後，男孩只要有遇到阿信，便會和她聊幾句，直到男孩離開鄉下去城裡讀高中，便斷了聯繫。阿信還記得男孩高一暑假回來看到她的時候，手裡拿著一束玫瑰，兩人沒有交談，只是靜靜看著對方的眼睛，看彼此的眼神從驚訝到喜悅再到傷感，當男孩要將手中的花束送給阿信，他才注意到阿信的左手正在肚子上撫著，男孩沒有再說些什麼，拿著花束走了。畢竟，十六歲的阿信已經大肚子了。

日頭猶未對東月出來，阿信就起床煮飯、務農，如此日復一日，年紀夠大，便按約定嫁給養家的兒子，於清苦的日子裡生養子女。台灣早期社會，窮困的人不是少數，為何同是貧窮的境遇，卻造就不同的人生光景？街坊鄰居深知她們家孩子多，便想要跟她「買」孩子來養，幸好，她一個孩子都沒有捨下。孩子可以穿著唯一一件的制服去上學、談一場青春限定的戀愛、感受與知己相遇時

所互放的光芒、吃著母親為他所準備的便當。在母親羽翼庇護下，她絕不讓孩子墮入童養媳的輪迴。

正當阿信的小女兒剛上小學之時，一條雪白的狗帶著幸福闖進了她的生命。狗仔天天屁顛屁顛的跟在阿信後頭，給了她十歲以來所缺乏的陪伴、安全感，縱使阿信的丈夫嫌棄狗獐而不准牠進家門，但是狗狗早已在她心裡鑽了一個窩。阿信很喜歡吃魚，但是三星鄉是一個不靠海的小小鄉里，且家裡很窮，致使吃下肚的魚似乎不太新鮮，使她罹患烏腳病，黑了雙腳。狗狗伸出牠嫣紅的舌頭舔起了腳，舔著舔著，說也奇怪，便痊癒了。有次阿信搭公車，狗狗也在後面追著公車跑，可惜論跑步，牠還是輸給了閻羅王，雪白的毛上開了鮮紅色的花。阿信的小女兒說那是阿信第一次在她面前落淚，一滴滴染黑了她身上那件暗紅色的落肩短袖。

阿信曾經感嘆著她偏愛的孩子雖是六個孩子裡最有成就的，卻也是最讓她操心的，而小女兒不是她寵愛的孩子卻是最體貼她、最懂她的人。也許愛就是如此，是有等差的。即使阿信靠自己的努力拾起曾經被丟棄的親情，卻也無法阻止，如今孩子在情感方面離她越來越遠的事實。

也許是年紀太小就當媽了，以致於阿信落下一身毛病。遭丈夫取笑是氣象臺，要落雨，轉涼骨頭便疼痛難耐，頻尿、關節退化……，一個身體強壯內心堅強的女人，被歲月曬乾而袖珍起來，讓人想放進兜裡隨身照護。自我有記憶以來，眼中的阿信已無她的小女兒所說的那般健壯，尤其是那腰已經無法彎下去撿拾物件。反觀丈夫為人刻薄且重男輕女，晚年卻過得康健自得，可見老天爺是何其不公？

孩子的日漸茁壯亦代表著父母的衰老，照顧者的角色也在歲月的流逝中逐漸移轉。一大家子二十幾口的人，便有了踢皮球的空間。縱使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業、自己的家庭需要照料，也不能撇下父母於不顧，時間像海綿一樣擠一擠都是有的，而尚未試著喬時間，便張嘴一口一個沒空，似乎不是真的沒空，而是沒心罷了，卻不願言明。

年老多病的阿信坐在搖椅上，晃啊晃，晃啊晃，回首昔日的點滴，好的、壞的回憶混和在一起，眼淚不自覺掉了下來……。過了許久，待阿信平復心情後，她才意識到窗外的雨，怕是還要下。



〈蒲公英的約定〉

這是屬於他們的故事。那年他們八歲，下課鈴一響，他們手勾手迫不及待往門外跑去，一向在湛藍的天空下嬉戲，分班後的他們卻如同曾拿在手裡把玩的蒲公英般，被風給無情吹散了，不過，名為緣分的種子早已悄悄種在彼此的心裡。

「噹！噹！噹！」鈴聲再次響起，他們手裡握的不是代表童年的棒棒糖，前行的方向也不再是無憂無慮的操場公園，而是，被空調凍結青春氣息的補習班，陰鬱冰冷，一張張面色凝重的表情乖巧的排列著，將教室渲染成了黑灰色。

直到，學測前三個月的某一天突然有了轉機：一朵蒲公英再次綻放於他的眼前；那笑起來如月牙般的眼睛、乾淨秀雅的臉龐印著兩顆明顯的小酒窩，面貌是如此熟悉，親切的讓空氣不再令人窒息，那年他們十八歲，許久不見卻沒有絲毫陌生，十年的空白壓縮凝結成秒。

備戰的時光，在考場如戰場的生態裡，班上的同學們大多抱持競爭敵對的關係，於是互相扶持的他們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打瞌睡時，他們會遞給彼此鼓勵小紙條相互督促；困惑時，會耐心的一起慢慢解開書本上無數個難懂字符所串的鎖；被壓力壓得喘不過氣時，他們拉著對方去頂樓吶喊，抑或是在月光下放聲痛哭，消滅心中的不安後再繼續堅定向前，他們對彼此的意義如同刺骨寒冬裡默默探頭的暖陽，溫柔的在低氣壓漩渦裡給予一道曙光，慢慢的，他們對彼此的依賴成為了習慣。

學測結束的當天，長時間的高壓努力終於得到了喘息的空間，考場裡人山人海，考生們如釋重負；而他們也不例外，考完試後見面的並頻率沒有改變，只是，場景從補習班轉換成了電影院，與主角們一起穿梭在浪漫與淚水交織的故事後，他們又一同踏入DIN蛋糕店，古靈精怪的女孩對於蛋糕的擺設很有自己的想法，看著她沾沾自喜捧著親手作的造型杯子蛋糕，「喀擦！」按下快門，又是一張僅屬於他們回憶的底片，底片裡自信燦爛的笑容，他為此著迷，晴朗的午後，他們一同散步在淡水金色水岸，不知不覺，他們一步一步的向粉色童話走近，在那裡，連氧氣都很甜。

時間來到了女孩社團的畢業音樂會，男孩坐在觀眾席沉浸她所吹奏的曼妙音符裡，旋律停止的那刻，他的掌聲比任何人都響亮、真誠，謝幕典裡，望著女孩手捧著來自親朋好友所送的花束，站在舞台拍照，「我真的夠好嗎？」「會不會我永遠追不上那樣發著光的她？」，這類的想法在他腦中遊竄。

「但那又怎樣？」

「我還是會忍不住想要欣賞她的所有優點，想分享所有喜怒哀樂、說著只有彼此才懂的暗號，並一起走過翠綠活潑的春天，閉上眼，享受



夏葉暖風的吹拂，聞著秋意的桂花香氣，手握寒風中的熱可可，蒐集每一個幸福的片刻，我想我願意繼續努力，直到能追上她的優秀為止。」男孩在心中下定了決心。

很快的，又來到鳳凰花開之時，全台各地的大學也開始陸續公布錄取名單，男孩考上了心目中的理想學校，並如願的留在台北，女孩雖然沒有錄取自己所期盼的商學院，卻也上了南部不錯的大學。

於是在女孩搬宿舍的那天，他與她相約在車站，送給她一份離別禮物，並滿心期待能換來女孩的感動。

「你說，你想要轉商學院的科系，一本數學講義，附贈的詳解釋一同苦讀的點點滴滴；一疊郵票，想像，無數張乘載著思念的紙，在經過時間沉澱得作用後降落於你的手中是否依然熾熱？一條項鍊，寄託著對你的愛戀，希望它能守護你、陪伴你克服大大小小的低潮。2022.07.27 (四)」

「幫我放進包包就好，好嗎？」女孩小聲地說。

男孩雖然錯愕，卻仍生硬的擠出笑容，道出離別前的最後一句祝福後，目送她離開。

有人說，收到名片時不能直接談論公事、岔開話題，或者馬上收進皮夾裡，要看一下內容，認真的了解那個人才是合宜的做法。

「你將我的心放入行李，依然溫柔卻冰冷，我再也讀不懂你嘴角上揚的幅度所包裝的含意，也許，是沒有勇氣與我一起踏上橫跨兩百公里未知的暗示吧。一顆星星，只敢默默的、暗自閃爍，劃過天際的那一刻，嘿，願流星的火花能照亮你，這是我能送給你的最後一項禮物。2022.08.01 (一)」

在她收到禮物的當下，男孩就懂了，即便沒有說破。

而道別後，回家的路上，耳機裡正好撥放著周杰倫所演唱的《蒲公英的約定》，淚水不停的流，他的心也跟著一層層崩塌，過去無數個日子集合成了勾燈片跑呀跑，竭盡了全力卻什麼也沒留下的空虛感使他疲憊，然而他卻不後悔，他不确定這是否就是愛的感覺。

「她怎麼能那麼完美卻又如此讓我心碎？」他如此訴說。

「可能是不夠好吧，她才不會不願意冒險接受遠距離的挑戰，只想要安穩的當好朋友就好。」電話那頭的他無奈的向我哭訴著。

「你很好了，一直都很好，你的傷也會好的，交給時間吧。」我安慰著。

我喜歡聽聞漸起潮落後，擱筆紀錄心中的觸動，他們的故事動人的地方在於，十年的緣份以及相處上的契合，同時也讓我頓悟，好像不是所有情感都會像考試一樣，有個答案、有個終點，身為旁觀者，我們看見了女孩的才氣與溫



暖，以及男孩的細膩與溫柔，沒有誰比不上誰，只有能不能夠、願不願意攜一同成長；可惜現實是一把殘酷的刀，有太多的不可預測的未知可切碎那些最真摯的心意；但是，緣份的奧妙是我們始終都猜不透的，也許還會有下一個十年，誰知道呢？

颱風將故事吹散，稀釋了甜蜜，沖走剛發芽的小苗，而雨點滴滴重擊他的心，他只是緊緊握著蒲公英，「我在遠處為你的幸福而祈禱」。



楊竣傑

〈一個人〉

我到底是寂寞？靜默？還是冷漠？

無言的答覆

「你有交到新朋友了嗎？」

晚上六點左右，我們圍著餐桌吃晚餐，邊吃邊閒聊，猝不及防地父母向我提問。

剛要將飯送入口中的我，嘴吧微張，像是遺忘接下來要做甚麼似的，就這麼呆住不動，妹妹看到我的反應，忍不住笑了出來。

「哥哥怎麼可能去交朋友啊？」

聽到妹妹的回應我只能苦笑，卻全然無法提出任何反駁。

這類的問題當然不可能只問這一次，每次都被我用笑容帶過，有時傻笑，有時苦笑，卻從來不能給出有聲的答覆。

難道一個人不好嗎？

寂寞

「今生至此——像個笑話一樣——自己都嘲諷——」，《我的一个道姑朋友》的歌詞字字句句如攻城士兵往心坎衝去，試圖瓦解我那刻意武裝的心房，遊覽車正顛簸前駛，我戴著耳機，緊閉雙眼，一首不合時宜的歌；在我心裡迴旋；一首與我經歷無關的歌，在黑暗中拉扯，妄想奪走我水滴狀的靈魂。我像一隻不願破殼而出的雛鳥，獨自躲在蛋中顫動著，似是不安的瑟瑟發抖，又似努力的掙扎。

在那趟旅程中，沒有朋友的我，早已做好獨自一人行動的準備，沒想到當它成了事實，孤單、羨慕等情緒瓜分了我的理性，誓要將它蠶食殆盡，在眾人的歡笑聲中，我用僅存的理智壓抑著自己的聲音，一滴一滴淚不爭氣的流了下來。

當雛鳥長大的時候，唯有破開蛋殼，與這個世界相見、相融，我沒有雛鳥的勇氣，不敢面對這個世界，只能躲在自以為的舒適圈，我對自己人際的處理就像個沉迷於酒色的昏君，全然不知要處理政務，平時看似逍遙快活，孰料國力日衰，當敵人殺到眼前才知悔悟，最終落的君死國亡的下場。

這樣的我，是不是太軟弱了些？

有段時間，別人對我的印象是幽默搞笑，曾經帶給人們不少笑容，那時的我覺得好滿足，甚至還夢想以後能成為小丑，將快樂帶給更多的人，但不知從何時起，這一切都變了調，他們的笑容依舊，卻是不曾看過的陌生笑容。

「救……」我想要開口求救，但當看向我妹妹和朋友們，他們正在開心的打鬧，我到嘴邊的話又硬吞了回去，此時的他們真的離我好遠好遠。

曾經在我的表演下，開朗的面容已然消失，再好看的五官都變得比青面獠牙還要可怕，他們好像在說些什麼，話語、笑語盡化成箭，全朝著我射來，彷彿只有我的時間被停了下來，剎時只覺有口不能言，有腳不能躲，只能全數承受，我恨自己無能為力，恨自己軟弱易欺，我恨著我自己，只能恨著自己！

這樣狼狽的一個人真的好嗎？

靜默

靜默是金。

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成語，但它並非適用在所有人身上，它也未必有我們所想這麼好，尤其用在我之上。

金風不顧人情，落葉不聞我心，他們自顧自的舞著，風的肅殺、葉的輕飛，剛中有柔，縱是淒美萬分，卻不知舞後留下的一片狼藉，讓掃地人十分頭疼，而我正好就是那個掃地人。

本該是一群人一起掃的，但是人總會怠惰，他們理所當然似的聚在一旁聊起了天，可是我不行，畢竟這是我們被指派的工作，應該有人做吧？

本來幾分鐘就能完成的事，我卻是花了快要半小時，還有好幾處是只見落葉不見草。

假使我不那麼沉默，結果是否就會有所不同呢？

言語本是溝通的工具，就算寡言，也是會在對的時間開口，但我不一樣，我的靜默沒有甚麼境界可言，就只是單純不會、不敢說話罷了。

也因為不主動講話，人緣自然也不會多好，不知不覺間我和眾人漸行漸遠，他們沒有孤立我，是我疏遠了其他人。

冷漠

「人生數年無知己，獨坐一隅盼有聲。」有時我會無病呻吟般的胡亂寫下一些詩句，它們都披著孤單的外皮或是有著孤單的內在。

可笑的是，當有人找我搭話的頻率越高，我的心中有時竟會不明的升起一種煩躁之感，開始討厭對方，彷彿他哪裡得罪了我，看他的態度從此失了主觀，不管他做甚麼，都使我心頭燃起一股莫名的怒火，或許，我可能不適合和他人有過多的互動？那麼所謂孤單究竟是真是假呢？

習慣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是無法承受過於熱情的陽光的，我似乎也是如此，在各種社交場合中，已習慣自己一個人站在人群之外，不願被各種俗事纏身，漸漸成為一個安靜的旁觀者，恍然間我已變得如此冷漠。

有人問過我是喜歡如此還是習慣如此？而我總是笑笑地避重就輕，因為答案顯而易見，我是後者……

這麼說來，一個人到底好不好呢？

為此我十分疑惑，在兩相矛盾下，一個人或是融入人群中，我所要究竟為何？

鏡中人

「寂寞、靜默、冷漠哪個才是真正的你呢？」

「我不知道，或許都是吧？」我聳了聳肩回答道。

對方也聳了聳肩說到：「是嘛？但你在熟人面前可都不是如此喔。」

「……」

我頓時語塞，我知道他是對的，因為我就是他，他就是我。

照鏡子，是少數能看到自己面容的方式之一，除了觀面容，更能探己心，讓一切都無所遁形。

「哈哈，我覺得寂寞、靜默、冷漠都不是最適合你的，你應該是幽默！」所謂寂寞、冷漠都是我太過靜默所造成的，怨不得別人，況且只要我跟別人混熟了，這三樣特質就怕生的躲得無影無蹤。

在熟人面前，我是瘋狂的、搞笑的，與之前的我判若兩人，我一直在壓抑著自我，讓自己維持著安靜的人設。

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卸下過度武裝的心防，解開綁手縛腳的鐐銬，丟棄無謂多餘的自尊，寂寞也好、冷漠也好，靜默也好、幽默也好，鏡中所見不再只有自己，一步踏出囚禁自己的國度，接受日的耀眼、風的冷冽，還是一個人，一個保留自我卻也融入人群的人。

〈異鄉之味〉

對於身處偏鄉的孩子而言，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留在安逸的家鄉，照著父輩的步伐而活；一種是向外尋求更開闊的眼界，由自己決定未來的走向。兩種做法無關對錯，而我更偏向後者，在國中選填志願時就決定了市區的高中。

我的家人不像家鄉中多數人一樣有根深蒂固的思想。我見過也聽過老師們講述許多同學因其家庭的無奈，而被迫放棄自己的理想，在現階段只能選擇服從「女孩子不用讀這麼多書」的看法，在心靈被囿於此地的匱乏眼界中，草草決定人生去向。我的家人們深知學習的重要性，雖然擔心我選擇市區的高中又選擇外宿，他們無法照顧到我，但他們仍舊贊同我的決定，且替我篩選了一處便利而又相對安全的租屋處。

第一次離開家裡去外面長住，心情十分坎坷不安，我從未嘗試獨自一人行走陌生的道路，只能跟著導航的惴惴不安牽扯著我的心跳，加上搬行李時沒有外宿的經驗，生活物品都東缺西漏，尤其是頭一次搭上去學校的公車，更是險些坐錯了方向，如此多沮喪的情緒壓在我的心頭，讓我開始想念起家裡的長輩和便利，那段初來乍到的時間裡，心力交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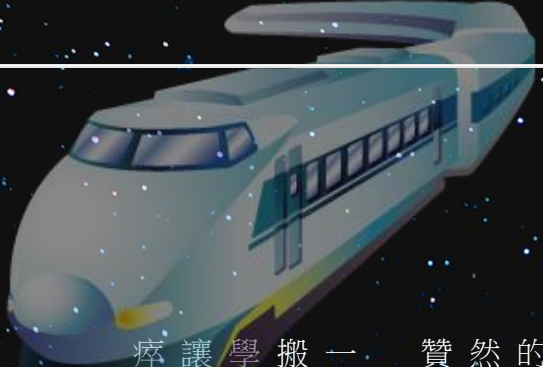
如果當初我做了不一樣的選擇，會不會比較輕鬆？

唯一值得慶幸的事，是班上的同學都很友善，不像我想像的那樣刻薄，有些反而很活潑，會與我分享他們都去哪裡玩，也是從那時候起，我才第一次知道捷運怎麼坐、百貨公司不一定好逛、丹丹漢堡原來是南部特有、衣服品牌哪些便宜……，我了解到太多以前從來不知道的事，同時又感受到我與他們之間的隔閡，眾多資訊築起的壁壘，讓我只能一步步攀登學習，備感吃力。

而在每天下課之後，我都按照一樣的路線回到租屋處，不免觀察起路邊的風景，也發現了在我上下學的必經之路上，有一家麵飯館。那家麵飯館的外觀像是由住家挪出的空間作為店面，價格也挺親民，於是我選擇進去試一試。但就是這個想法，讓我成為了老主顧。

剛開始幾次前去時，老闆與老闆娘都是好奇與探究的目光，讓我有些尷尬。後來我才發現，因為附近是住宅區，所以他們的客源很固定，不太會有陌生的學生來用餐，也因為這樣，他們與我聊起了家常，他們年紀近中年，有一個與我相似年紀的女兒，所以得知我是從鄉下過來讀書的，他們很是驚訝，同時我與他們熟絡了起來，也對我的多出幾分照顧。

那時每天放學，我都會去他們的麵飯館吃飯，時間久了，我也了解夫妻二人拿手的菜色，老闆的炒飯有更加均勻的風味，老闆娘包的餛飩大而皮薄肉多，只要知道誰在



攤位前坐著，就知道自己要吃什麼。

但適應異地的時間真的很漫長，在學校聽著同學談論陌生的地點，陌生的人，總使他們為人親切，自己仍舊覺得與世界隔了一層霧，我能聽到他們說話，卻不懂他們表達的事，同時又要天天看著不甚熟悉的景色，或許是水土不服；我在剛去到市區的一個月就生病了。

當時在學校時就感覺身體不舒服，去到麵館吃飯的時候，甚至吃到一半就沒了胃口，結帳時老闆娘注意到我吃的不多，還特意問我不是今天沒胃口，我只能與他們歉意地點頭。後來回到租屋處，過沒幾個小時就開始腹瀉嘔吐，拿出溫度計一量才發現自己發燒了。那時已然深夜，不想跟家人說，怕他們連夜趕來會太疲憊，唯一在外地認識的長輩又只有麵館的老闆們，不想深夜打擾他們，只能一個人聽著窗外的車潮從洶湧到寂靜，最後只剩零星的引擎聲劃過。

雖然獨自一人經歷了許多不如意，但此刻我才清晰地感受到——我孤立無援。

一個人忍受著身體不適的痛苦，從黑暗到天光微亮，到了老闆他們開門準備食材的時間，我才艱難的走下樓，去跟他們求助。突然有了人能夠依靠，我在深夜中未曾流出的淚水，此刻模糊了我的雙眼，我胡亂地講述著自己半夜的不適和無措，他們則像溫柔的長輩，老闆娘在店裡安撫我的情緒，老闆則去開車將我送往急診。打了點滴後，我逐漸退燒，便向老闆表達了我的腸胃。

失態的歉意，打擾到他們開店的時間，覺得對他們很不好意思，但老闆只是笑著說無所謂，讓我照顧好身體。也由於我每周的零用錢都是固定的，無法擠出多餘的錢來支付急診的費用，老闆還替我先行墊付，等我下次領錢再還。之後幾天，老闆他們在料理的時候，還會特意煮得清淡些，只為照顧我的腸胃。

我對他們的善意十分感激，回家的時候也會偶爾帶些水果給他們，可他們為我帶來的還是更多，不只是偶爾會送些零食，還會關心我的學業，更是要讓我在每次支付的時候刻意省去了一些錢，他們原本想不收錢，但我拒絕了他們的好意，在我的堅持下，老闆思索了片刻說：「那就收五十元吧！」

五十元硬幣，就這樣貫穿了我高中三年。

在這期間，我逐漸熟悉同學們口中的地名，開始能與他們調侃談笑；與一些老師也熟絡起來，對自己的課業有所幫助；又發揮自己的所長，在校內校外得了一些小獎項；在高中最後一年，我甚至還交了男朋友。

而確定關係後的第一時間，我所想的就是將他介紹給老闆夫妻認識，去的路途還有些緊張，在高中三年的期間裡，我與他們的關係逐漸緊密，他們就像我異鄉的父母一樣，溫暖而親切，所以他們的肯定，對我來說至關重要。老闆夫妻第一次看見我的男朋友，是欣慰地笑著，問起他是讀哪裡的，

又住在哪裡，使我鬆了一口氣。

在麵館吃飯的三年，一晃就過去了。我喜歡吃的炒飯、粥、餛飩麵、板條，被我點了一次又一次，偶爾換著花樣，偶爾連續幾天都吃一樣的，居然就如此輕易地，這一切要結束了。

搬出租屋處的當天，我特意跑向麵館與老闆跟老闆娘說再見，他們感嘆著時間過得真快，一邊微笑著讓我之後也要好好讀書，我向他們鞠了一躬，道別了在三年間逐漸熟悉的景色。

後來的我，仍會在其他餐館點餐時，代人那家麵館的味道，但吃了之後，又感覺少了些什麼。我不是美食評論家，只知好壞不知其韻，但我知道，我付錢時再也不是一陳不變的五十元銅板，再也不是那對親切友善的夫妻，再也不是當初高中三年回憶中的味道，再也不是，那段悲傷歡笑中與我一同走過的人們。



作品分享—詞作

洪崑璋

〈相見歡——我與故鄉的風與海〉

拂來對面清風，
正輕鬆。
厚石群礁屹立，海天中。
淘沙浪，
朝岸向，
似無窮。
落日斜暉西下，漸無蹤。

黃翊瑄

〈相見歡——築夢〉

少年無畏風霜。
踏聲航。
破浪乘風而往，繪榮光
持冀望。
伴星想。
定爭光。
清嘯連綿跌宕，勝名揚。

沈育璋

〈相見歡——烽火連天〉

單刀獨闖遼州，
越山溝，
一股忠貞熱血在心頭。
胡虜掠，
萬民虐，
戰無休。
不見山河只見，滿江愁。

彭琬凌

〈相見歡〉——

十一月十日夜，我心寄明月，思君愁腸斷，直至天明〉

夢中纏繞纏綿。
續前緣。
淒切秋蟬夜半苦無眠。
空城闕，
獨望月，
憶流年。
低語淺吟沉痛醉階前。

劉宇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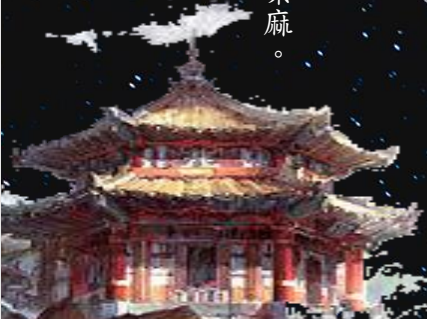
〈相見歡〉——於異鄉的遊子所寫的思鄉之詞〉

寂寥獨上高樓，
水悠悠，
對月吟詩啜飲使人愁。
心緒亂，
低聲嘆，
許多憂。
謝豹江邊悲泣幾時休。

顏以欣

〈相見歡〉——朝暮無瀾，歲月盡歡〉

春光懶倚枝桠，
攏梨花，
幾縷炊煙萬里入雲霞。
歲月淡，
柔情攬，
渡喧嘩，
把酒簷前青瓦話桑麻。



蔡國璋

〈浣溪沙——夢中仙〉

夜半溪邊漫步閒。五行相會欲成仙。
陰陽武道現龍猿。
兇獸不能明惡善，妖人無可辨容顏。
夢中驚起似清煙。

張伯祥

〈浣溪沙——夢中仙〉

明月秋高照滿山。鄉愁情思豈能瞞。
無邊落寞伴心煩。
家母佇庭常遠盼。佳餚滿桌待兒還。
湯涼菜冷亦心寒。



作品分享—新詩



眷戀

陳妍璇

列車即將進站
我倆目光撕裂
你絮叨著轉身
揮手離我遠去

再多看我一眼吧；再回頭一次吧
我如此期望
會因為我滴落的眷戀而腳底生根
嗎？
我如此困惑

人潮擁簇著你
往更盛大的前路走
我只能低首祈禱
求你一路春暖花開

隨勢而信

陳妍璇

或許光陰就是如此殘忍
任由飛鳥拉下帷幕
餘燼仍在燃燒
汽鳴在路面哀號
我們跑著離開這片土地
尋找另一處光明

可光陰就是如此殘忍
任由繁花低下頭顱
夜鶯開始盤旋
腥紅在天邊流淌
我們站著凝視遠方
點燃這一處篝火

不過光陰就是如此殘忍
任由奶白攀上磚牆
眾人合十雙手
無聲硝煙在踏平人間
我們跪著閉上雙眼
歌頌這一城神蹟





干戈

陳妍璇

震耳的轟鳴 無望的期盼
警報又拉起 人們在逃竄
恐慌 火光 命喪 無葬
同片土地的月光
切割成兩半

寒冬照鐵騎 東方燃鋒芒
祈禱聲不停 戰役又一場
徬徨 踉蹌 回望 故鄉
同種血脈的流淌
撕裂成一線

光在何方？家在何方？
相同的傷 相似的臉龐
當目光落在彼此身上
能否，
不再是上膛的槍？



抑鬱

涂儷禱

我陷入名為孤獨的泥沼
別將我拉起
讓我慢慢的
隱於寂靜
沒於塵埃

